

春秋左傳類解

春秋左傳類解齊卷之八

蘆泉劉績編註

齊昌樂博興臨淄等縣
五隸山東青州府

齊齊國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岳佐禹平水土
有功賜姓曰姜以炎帝生於姜水故也氏曰呂以其
能爲禹股肱心膂也古字音當作謂之呂侯其國在

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大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

號師尚父佐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本少昊時

爽鳩氏所居地隋爲營丘縣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

有營丘城大公子丁公呂伋伋子乙公得得子癸公

慈母慈母子哀公不辰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夷王王
享哀公其弟胡公靜立徙都薄姑青州千乘縣有薄
姑城今博興縣東一十五里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
公自立是爲獻公盡逐胡公子因徙治臨菑今臨淄
縣城北有古齊城獻公九年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
年卒子厲公無忌立暴虐無道故胡公子因國人攻
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
公立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
立莊公六十四年卒子僖公魯公立僖公九年入春
秋後簡公四年獲麟傳平公宣公康公康公爲田火

遷海濱二十六年卒三君共一百二年呂氏絕祀田

氏卒有齊國

僖公

名禄父莊公子九年入春秋桓十四年卒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辛酉隱三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冬齊鄭盟于石門

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齊水之門尋盧之盟

也

盧齊地濟北盧縣故城盟在春秋前

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僨仆也風

吹之而仆濟水也濟水自焚陽卷縣東經陳雷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

昌縣入海

壬申桓三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衛地也在陳雷長垣縣西南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約言相命而不為盟鉏近於理也故

之善

○公羊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

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癸未桓十四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襄公名諸兒。僖公長子。桓十五年即位。莊八年。試在位十二年。謚法。降地有德曰襄。甲寅。

有勞曰襄。

甲申桓十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戊子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逆。傳作送。杜云。單采地。伯。勝也。王將嫁女于。

齊命魯為主。不親婚。尊卑不。公穀以單伯為魯大夫。

○穀梁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

大夫故不名也

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天子就

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與左氏異

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

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

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躬親也

見殺于齊不可主婚與齊為禮故義不廢於京師不害如

○公羊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

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

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

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

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姬歸于齊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魯雖與齊有讎不敢逆王命故築之

外爲

○穀梁曰築禮也于外非禮也

非禮之常起下文爲變禮之正築

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

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

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

侯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節謂中禮之節也

築之外變之正也築

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

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

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已丑莊
二年
○秋七月齊王姬卒王姬何以書卒此內女

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

姊妹之服公羊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

為錄焉爾
我主之也
○冬十有一年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不

八年未莊
公孫以國氏罪倍公不以公孫
之道侍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父上聲皆齊大人葵

地名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戌公問不至一期周

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襄

叔生公孫無知襄從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

子嬌大襄公紂之襄公既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

父因無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無知使

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楚遂

田于具丘姑楚其丘皆齊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其立見大豕從者曰

公子彭生也齊使彭生殺魯桓公齊又殺之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扶也公怒

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

喪屨喪去聲失也反誅屨於徒人費反反于官誅屨責

車下步行者費去聲其名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

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不為襄樂安袒而示之背信之

費請先入殺賊先入殺公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石之紛

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小臣代襄

公居林以克公

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戸下

終喪

遂

弑之而立無知

杜云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曆推初

初

襄公立無常

政令無常

鮑叔牙曰

叔牙鮑敬叔之子食邑于鮑為小白傳

君使民慢

聚公慢易其民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子糾來奔夷吾召忽皆

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子糾之傳

○穀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

也

嫌謂非所宜立寵權如二君其弑欲取其國而代之故繫國于氏上使如齊君

桓公

名小白僖公子襄公庶弟莊九年齊殺無知桓公僖十七年卒在位四十二年謚

法辟土服遠曰桓

丙申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蕢夏公

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傳作納子糾不書雍廩而

辭也無知不稱君者非所當立齊人亦不以爲君也

先儒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又以爲俱襄公于按管

子僖公生公子諸兄公子糾公子小白則皆僖公子

子糾兄也又曰國人憎怨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

小白之無母也又曰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

立事將不齊則糾雖桓兄但桓賢於糾又國人之所

欲立然皆非先君所立又不請命天子故不書世子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伐齊納糾見非齊人之所

欲以小自繫齊見得國人心傳例國逆而立之曰入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齊大夫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有說

君之變寬桓奪國之罪後書子糾以見立君之常著

聖人所難言而稱其後有仁之功書齊書入以見立

命則天與人歸者爲君亦變之正也故管仲之仁在

是也古者立庶子以長何以桓得立蓋無天子先君

是也古者立庶子以長何以桓得立蓋無天子先君

是也古者立庶子以長何以桓得立蓋無天子先君

是也古者立庶子以長何以桓得立蓋無天子先君

是也古者立庶子以長何以桓得立蓋無天子先君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穀梁曰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嬖也

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也不書氏族提挈其名

罪不以爲君也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不及大夫大夫不

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

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惡去聲下同夏公

伐齊納糾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

戰不諱敗惡內也齊小白入于齊大夫出奔反以

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

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

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

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時亦以糾為兄但乾時非國惡不諱非惡內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九月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

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九月齊

人取子糾殺之取者不義之辭子者明不當殺也公羊曰其糾獨書子者明不當殺也

糾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豈為君也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我路傳乘

而歸我路兵車也乘去聲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

下道二子莊公御及戎右恐公為齊是以皆止

止

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

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地魯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稅音脫堂阜齊地東莞蒙

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

高侯高侯齊卿高敬仲言夷吾治政過之使相可也公從之

○穀梁曰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

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寸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

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

為病矣

丁酉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滅而書奔貴不死位也不

書出國已滅無所出也猶書焉者已無取滅而罪齊也譚國在濟南東平陵縣西南今濟南歷城有古譚城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戊戌莊子一年○冬王姬歸于齊王姬亦書歸與列國女同辭者正夫婦道也

冬齊侯來迎共姬桓公夫人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桓宣陳人哀蔡人邾

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穀作齊人諸侯

此主盟自此始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齊地以平宋亂時宋萬戡閔公之亂戡已討

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

疑焉相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

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言非王命衆授之以事

辛丑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宣曹人莊伐宋夏單伯

會伐宋○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惠鄭伯子儀于鄆

音絹衛地東鄆鄆城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

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會于鄆宋服

故也

壬寅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

厲會于鄆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為諸侯長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鄭人侵宋宋主兵故書齊上征伐則以主

兵為先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鄭背二鄆會不誠服齊故書侵以惡之侵者潛師掠境無鐘鼓也

秋諸侯為宋伐鄆即小邾宋之附庸叛宋故伐之鄭人問之而侵

宋一本問作聞

癸卯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冬十有二月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同盟志同欲也不書
公先儒以為十七年魯受鄭詹惡失信津之滑國都
氏在河南縣
出宋地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一本作○冬同盟于

幽鄭成也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推桓為伯與共

不言公外內寮一類之也諸侯同共推桓為伯事

公者外內諸侯同一疑公不知可事齊不

甲辰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作夏齊人殲于遂

公作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四夫事也不能伏

免越在他國書逃以廣之曰來又

見魯為適逃主叛幽盟而失信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鄆不朝也

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

大臣詣齊謝罪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

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領焉納反又苦答反

○穀梁曰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

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

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

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丁未莊二十一年

夏齊大災

齊來告魯弔之故書

○冬齊人伐我

我在徐州

域近齊魯故先治之

癸丑莊二六年

秋公會宋人

桓

齊人伐徐

徐僑姓國在下邳縣東

南近魯宋
先主兵也

甲寅莊二
十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

同盟于幽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二十二年陳亂故仲奔齊
二十五年鄭獲成于楚皆

有二一於
得今始服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

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

安之也桓盟不曰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

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

十三年會
北杏十四

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
會幽僖元年會濮二年會晉三年會陽穀五年會

首正七年會寧
母九年會葵丘
也
五年會杜丘
十六年會准
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

丁巳莊
三十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
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歷齊魯在齊界為齊
濟在魯界為魯濟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
界也山戎北人燕姬姓召康公後國在幽州薊縣惠
公九世至莊公北戎病
燕職貢不至於齊伐之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

山戎也
山不以齊侯敵
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

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

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

山戎爲之伐矣

戎伐燕使
謝絕於周

戊午莊三
十一年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謂戰
勝而有獲也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
有四夷之功則獻于主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
侯不相遺俘

○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

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建旗懸所
獲過魯也

己未莊三
十二年

○夏宋公桓

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爲葵伐鄭之故

在二十八
年事見楚

請會于諸侯宋公

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自居以梁立近宋而先之也

辛酉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國在東海郡陽都縣齊人僞徙之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立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癸亥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秋盟于貫梁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服江黃也江在汝南安陽縣黃在代

陽縣皆楚與國

○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

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

為諸侯皆來至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謂漏洩軍旅之

多魚

甲子信三年

○徐人取舒

舒國在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帥為取徐為齊桓通伐楚之

徑進之故書人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

友如齊泣盟

穀作季友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陽穀齊地在東平領昌縣北

齊侯為陽

穀之會來尋盟

會不

冬公子友如齊泣盟

○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諸

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委委貌冠也端玄端服也摺揖也言桓公但禮服朝諸侯

不須盟誓皆失桓公志所謂不言而信也

○公羊曰此大會也曷為未言爾未微也桓公曰無

障谷無財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乙丑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

鄭伯文許男穆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陜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完音桓楚克狄無君故不稱使別以不稱

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續也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轅作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善及魯與謀也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蕩桓也公懼變色禁之

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

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

相誘曰風木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大曰五侯九伯女實

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討其

封錫命得專征伐也賜我先君履履所踐履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穆陵門北至于無棣在遼西

言齊地大為方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寡人是徵括地志辰州夔溪縣西南三百五十

重其事也書所謂包茅菁茅縮漉去滓也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昭王南巡守漢膠舟解而溺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杜云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

罪今按止言漢水自昭王非由楚

師進次于陘

楚地有陘亭陵夏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楚使以禮

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

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已乃繼齊

先君之好故從耳言楚與已同之如何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

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

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

方城山名在南陽葉

縣南漢水以爲池漢水源發嶓冢東流至武都雖衆

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陳大謂鄭申

侯鄭大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

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莒徐夷也申侯

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

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

其資糧罪屢其可也共音供資芻薪類齊侯說與

之虎牢還以鄭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公羊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

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

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誓

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

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謂楚

滅鄧穀伐蔡鄭北夷謂夷中國不絕若綫同桓公

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一本作以此爲王者之

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

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齊人執轅濤塗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

謂桓公曰君旣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

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

沛澤之中

草棘曰沛
漸如曰澤

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

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
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
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
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
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

蘇氏曰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
侵已甚也茲叔牙子公作慈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

塗戴註也

庚午倍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共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宰冢宰

公三也以冢宰兼三公也書諸侯盟兄宰周公不與也陳畱外黃縣東有葵丘立書法與盟于首止同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

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較梁云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賓而出會

以朱子為無哀矣夏會于葵丘尋盟尋前年盟事見周且脩好禮

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襄王賜桓胙蓋尊之也曰天子有

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齊侯將

下拜下階拜受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

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八十曰羞音迭缺也皮黑如鉄杜云七十曰羞級等

也法當下拜賜之勿下是進一等

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八寸曰咫尺言上

天威嚴降鑒常在顏咫尺間言近也

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

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

若貪命不下拜失君臣禮必為天罰恐顛墜於下位

及遺天子羞杜云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隕墜於下

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拜堂

下登受拜於堂下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

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

經畧遠也

故北伐山戎

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

言齊桓或

東畧能否則不可知之若西畧則已為此會必不再矣

其在亂乎

在亂謂齊不務德固

也必亂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穀梁曰桓盟不曰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立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宜猶專也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公羊曰桓之盟不曰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

黃人也葵立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

者何猶曰振振然

何註亢陽之貌今按振動猶銜耀也

矜之者何猶

曰莫若我也

色自美大之說

辛未僖十年

○夏齊侯許男僖伐北戎

丙子僖十五年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襄陳侯穆

衛侯

文鄭伯

文

許男曹伯

共

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

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書大惡其後於救患也書大夫帥師而諸

侯不行見桓桓夷狄安中國之志急矣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

丘

齊地與匡近

尋葵丘之盟

在九年

且救徐也孟穆伯即公

孫叔父

子

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

之

匡衛地在陳留長桓將西南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楚人敗徐于棠林與國楚

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秋伐厲以救徐也○楚敗徐于婁林徐地也下邳僅縣東有婁亭

徐恃救也

丁丑信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克能也兵法攻

年伐厲以救徐既而徐為楚敗則厲在所不必救是未能救徐於此時空還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公穆衛侯鄭

伯文許男信邢侯曹伯共于淮邢侯始與會而在此鄭許下者此齊次之也

許男先邢曹亦然

十二月會于淮臨淮郡左右謀鄆鄆為淮且東畧

也終率孔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東畧言

不果城而還

戊寅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卑陶之後楚與國不能病楚

徒伐其與國伯業衰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齊

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

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即無少

衛姬生惠公

元公子

鄭姬生孝公

昭公子

葛嬴生昭公

公子

密姬生懿公

公子

商人

宋華子生公子雍

宋華氏之女子

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

寵於衛共姬

雍掌食之官名巫字易牙共姬長衛姬

因寺人貂以薦

羞於公

手人閑室也易牙善烹

亦有寵公許之立

武孟

易牙既寵於公為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

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

赴辛巳夜殯

齊亂凡六十

孝公

名昭桓公庶子母鄭姬僖十八年即位二十七年卒在位十年謚法慈惠愛宗曰孝

已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公作宋公會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虧齊

師敗績狄救齊

及不言及宋伐齊喪奉少奪長特書敗責齊臣也書救善會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也狄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齊人將立孝公朱所納者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

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麇齊地音言立孝公而

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庚戌傷十九年○冬會陳人穆蔡人莊楚人成鄭人文盟于

齊公作公會楚夷狄始與夏盟故不書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鄭首朝楚叛中國

故序於下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

齊地以齊齊亦與盟脩桓公之好也

丁亥信二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撫公

族

戊子僖二十七年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

齊孝公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

去年孝公侵伐魯魯入楚乞師取齊穀事見魯

不廢

喪紀禮也

昭公

名潘桓公妾葛嬴之子弒兄孝公子自立二十八年即位文十四年卒在位二十年

諡法容儀恭美曰昭

辛卯僖三十一年

○夏狄侵齊

三十年春晉人

文侵鄭

文以觀其可攻與否

去年晉合

諸侯盟翟泉謀伐鄭狄間晉之有鄭虞也

齊

甲午僖三

○狄侵齊

狄侵齊因晉喪也

時有文公之喪

戊戌文

○狄侵齊

晉襄無攘却之謀而齊伯不紹故狄侵之傷中國也

癸卯文

○夏狄侵齊

乙巳文

○狄侵齊

戊申文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杜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

起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

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

孝公名昭而諡潘曰昭非禮也叔姬魯女或曰書子

文公女妃一本作配今按古字同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駮

施於國而多聚士商人桓公安密姬之子駮數也按聚如聚急之職謂不停留而

即施以此為急也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

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

元元桓公少衛姬之子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

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蓄憾謂蓄藏不

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

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

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

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穀梁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

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

代嫌也

註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

不書國氏明不正之嫌相代何註公羊亦以商人本
正當立恐舍緣潘意為害故先立而弑之二傳俱
以舍不正與左氏異疑昭公舍之不日何也未成
無嫡子而舍乃庶妾子也

為君也

懿公

名商人桓公妾密姬子弑兄昭公子舍自
立文十五年即位十八年弑在位四年謚

法溫柔賢
善曰懿

文乙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靈公

○單伯至自齊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十有二月齊

人來歸子叔姬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

耳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

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冬十一月晉侯靈

宋公昭衛侯成蔡侯莊陳侯靈鄭伯穆許男昭曹

伯文盟于扈尋新城之盟十四年宋陳衛鄭許曹晉趙盾盟新城見和

且謀伐齊也宣元年傳曰將為魯討齊蓋弒君執叔姬又侵魯也齊人賂晉

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西鄙是以公不會

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故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罪其不討

弑君賊不足序列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

不會義事與而不書後也後謂後期也傳發例明此會公雖不與非公惡

也齊人來歸子叔姬主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

侯不能也史齊賂還無能為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此年夏朝魯季文子白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

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順天天之道也已則

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禮乃自然之理故曰天之道免謂保位而

免禍亂也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

畏于天也詩山雅帶無止篇胡何也言今凡百君子胡可不知畏哉若不畏是不畏天也

天釋詩以為不虐切賤乃畏天也以明齊伐曹為不畏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時是也釋詩以為畏天威然後能保

位以明齊不畏天必不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

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壬子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稱盜而稱

齊人所以罪商人也書殺其君罪齊國不能討賊以為君反坐獄君罪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郕歆之父爭田弗勝歆音

及即位乃掘而刷之時歆父已死而使歆僕御納

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謂陪乘也夏五月公遊于申池

杜註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即此二人浴于池歆以

朴扶職

朴御馬也扶擊也

職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

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

以父州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為病恨去言齊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

公二人無所畏惠公懿公元桓公姜少衛姬之子懿公兄齊人弑

懿公元桓公姜少衛姬之子懿公兄齊人弑

乙卯宣 ○秋赤狄侵齊狄之別種俗衣尚赤色先儒謂唐叔子孫別在狄者地譜

洛州春秋赤狄之地

丙辰宣 ○赤狄侵齊

巳未宣 ○夏公會齊侯伐萊萊姜姓子爵其俗夷謂萊夷國在東萊黃縣

七年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辛酉宣九年

○齊侯伐萊

壬戌宣十年

○已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

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見其宗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固畏其偏也公

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不書名

且告以

族不以名

典策之法告者皆當以名今齊以崔氏出奔者數舉族告夫子因而存之

凡

諸侯之大夫違

去國也

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

失守宗廟敢告

上某族下某名

所有玉帛之使皆則告

聘問來不然則否公入齊奔喪公親奔喪

頃公

名無野惠公之子宣十一年即位成九年卒在位十七年諡法敏以敬慎曰頃

已巳宣十七年

○已未公會晉侯

景衛侯

穆曹伯

宣邾子

同盟于斷道

斷音短晉地諸國同心謀欲伐齊故書同盟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

徵召也

齊頃公帷

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

蓋笑獻子之跛

獻子怒

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不渡河而東

獻子先歸

使樂京廬待命于齊

獻子介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

使得齊罪乃復命

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

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欒孟

高固逃歸

聞卻克怒故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

即陽道

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

晉地河內野王縣

執蔡

朝于原

即原邑周以與晉者

執南郭偃于溫

周畿內邑

苗賁皇使

見晏桓子

賁皇楚閻椒之子奔晉食邑於苗桓子即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見之歸

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

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

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

言昔者諸侯事晉先君如不及至今日皆言晉

群臣不信故諸侯皆有貳志不事晉齊侯恐自來晉不信或被辱故不敢出而使群臣來

左右

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

言高子聽齊沮故不來

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

是犯難而來

言三子不聽齊沮故來會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

吾又執之以信

齊沮

吾不既過矣乎

晉當善迎三子以安來者

心使齊左右沮之言不信今又執之以信其言豈下為過乎

過而不改而又久

之以成其悔

何利之有焉

成三子悔不聽左右沮之言

使反者

得辭而害來者以懼

諸侯將焉用之

晉人緩之逸

晏弱乃得逃去

庚午宣

十有八年春晉侯

景

衛世子臧伐齊

臧穆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

至于陽穀

齊侯

會晉侯盟于繒

以公子彊為質于晉

晉師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

既盟守者緩故

壬申成
三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

孫嬰齊帥師會晉

景郤克衛穆

孫良夫曹宣

公子首

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首公穀
作手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

孫良夫四月
為齊敗新築

事見臧宣叔亦如晉乞師

春齊伐魯北
鄆取龍見魯

皆主郤獻

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

在僖
二十

八年事
見晉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

先君文
公也先

大夫先軫
狐偃軫

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

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即范文子
之子戊

欒書將

下軍

書即武子樂盾子代趙朔

韓厥為司馬

即獻子韓伯與子

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

宣叔乞師先歸故往迎晉師且為向導季

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

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

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

齊地

六月壬申師至于

靡笄之下

靡如字一音磨笄音基齊地山名在濟南非代地磨笄山也

齊侯使

請戰曰予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腆厚也詰朝平旦也

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

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

無令輿師淹於君地

輿衆也淹人也

能進不能退君無所

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

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高固齊卿前逃歸者桀石以投人禽

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

餘勇桀通作揭擔也負也桑本桑根皮也言桀石投晉人既擒之因乘此人車以桑本繫囚於

車下賈賈也言猶有餘勇以與人癸酉師陳于鞌齊地五百里丙夏

御齊侯逢丑父為右逢音晉解張御卻克鄭立綏

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

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

而擊鼓曰余病矣張侯曰即解張克車御在左自始合而矢

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

忍之

殷於開反赤黑色也言積血變殷猶不敢告病

緩曰

卽鄭丘緩卽之車右

自始

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

子病故不

知已推車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人毀之可以集事

毀鎮也集成也事兵事也

若之何其以病

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

擐音患貫也卽就也

病

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左并轡并六轡於左

手也抱音浮擊鼓槌也兵以鼓進

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

三周三匝也華不注山名

韓厥憂子輿謂已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

非元帥車御者在將左厥以憂

父謂已避左右

故居中代御者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

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也越隕射

其右斃于車中其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張母

晉大夫喪已車故請寄厥車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厥以左

不欲使母張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右仆在車中故俯以安之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

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

及齊侯恐獲故與丑父易位華泉齊地轡音棧臥

匿隱不言至是車絰木手病韓厥執繫馬前再拜

稽首奉觴加璧以進繫馬經也執之示脩臣曰寡

君使群臣為曾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

不幸屬當我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

適屬

也無所逃隱故見君也奔辟奔走而辟易也兩君晉齊也

臣辱戎士敢告不敏

攝官承之

言已在我土敢告不才權攝齊官而承其人之時與齊君同車還也

丑

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爲右

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

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

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

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父三入三出

三入晉師三出齊師

出齊師以帥退

齊師因敗有退志故齊師出以率厲退者

入于狄卒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

徐闕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使

之君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司徒

者兵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

乃奔乃走而齊侯以為有禮先君既而問之辟司

徒之妻也辟音壁主予之石窳窳音畱又音窳齊

有地名晉師從齊師入自立輿擊焉陞皆齊侯

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賂音媚人即國佐

王磬音皆城紀所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

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

公之母難本言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其母故遠言之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

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

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求

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詩

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孝不竭則長以已孝錫同類

皆為孝也。非德類謂不以孝德賜同類諸侯也。此

以上言不可。質蕭同叔子。先王彊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故詩曰我彊我理南東其畝。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也詩小雅

信南山篇言彊以畫其大界理以定其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

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友先王則不義。

何以爲盟主

以上言不可盡束其私

其晉實有關

其謂質人另盡束私

則晉有關失也下即言其關

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

湯禹

文武立有德者爲諸侯使各遂其欲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

命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一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役事也五伯撫恤諸

侯以從王命不爲已

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

快已欲則

不濟同欲不役王命

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

乘百祿諸侯何害焉

詩商頌長發篇優優寬裕之意適聚也言湯寬大故爲百

祿聚子欲質毋東配是實不寬大而乘百祿於他人何害自晉實有關以下乘上一節論爲晉之關

失而非齊之關失也

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

言以敝邑犒師也

言非敢戰

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震威撓曲也

吾子惠徼齊國

之福

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

唯是先君之敝器土

地不敢愛子文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燼火餘木

也請發兵欲於齊城下再戰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况其不幸敢

不唯命是聽

設言齊若勝亦從晉命况敗豈敢不從晉命欲戰方從所以懼晉也以上

皆命戰辭此一節言質母東畝若非晉闕齊有辭欲戰而晉之勝敗又未可知舊以幸為平日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疾惡也

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

若不許

誰

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

唯子謂雖不為魯衛在克於齊

亦不過是而已即下文

子得其國寶

魯我亦得地而紓於難

魯衛得地免其侵伐

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

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賦輿猶兵車也若

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復白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

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自師中還迎公來會晉師秋七月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齊國治館淄去洛陽東十八百里縣西有袁婁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

先路三命之服先路以就數為差對次路言也司馬司空輿帥侯

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帥主兵車侯正主序侯亞旅亦

大夫也

○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羊何以書憂內也小國畧而

書人不書名氏故曰無大夫春秋以王法假魯有能從魯征不義當與之故曰憂內秋七月

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君不使

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

佚獲已獲而逃亡也言君

臣不敵不遣使于大夫今晉君不在卻克乃大夫而書齊侯使國佐者蓋罪齊君不死社稷既獲而

佚絕之使與大夫等

其佚獲柰何師還齊侯

還圍也

晉卻克投

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

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

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

革更也

頃

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

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柰何曰法斮於

是斮逢丑父

斮音灼新也

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

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

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許蕭同國

名其君姊姪之子踊于楮而窺客踊上也九無高

齊人語也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

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間而語間當道

扇開一扇一人在外移曰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

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鞏之戰齊

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虜

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

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虜請諾使耕者

東甌是則土齊也

利其戎車易侵伐是以齊為晉之土不復成國蓋國則設險以

也自國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

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

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

為質揖而去之卻克眅管衛之使

眅音奔目動也

使

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追及國佐於袁婁

○穀梁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眅衛孫良夫跛曹公

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眅者御

眅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

上而笑之聞於客

註云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

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

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

日不解

胥閭門名即二十五年家也

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

自此始矣

此傳舊在成元年今附此

○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

曰日其悉也

疑戰不日不疑戰則例書日悉謂魯四大夫悉在戰也

曹無大

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

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爰

婁婁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

百里焚雍門之次

綿猶彌也雍門齊成門次蓋也

侵車東至海君

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

言因齊之甚齊有以取之敗過之

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蔡侵我北鄙

敖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師晉師也言已

通國在爰婁前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廟來以

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

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廟來則諾以

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

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

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

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

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癸酉成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史記

以朝為欲尊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三晉景公

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來以謝婦人笑非為脩好故云未敢任晉侯

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

服改矣戎朝異服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

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已卯成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

葬齊頃公

靈公名環頃公之子成十年即位襄十九年卒在位二十八年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丁亥成十七年○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于聲孟季。克慶封父齊大夫與婦人蒙

衣乘輦而入閤。蒙衣慶亦服婦人衣也宮中側謂

宏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魯孫諡莊

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慚臥于家不得會夫人也而

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時

伐鄭盟柯高鮑處中。高無咎鮑及還將至閉門而

索客。以君將至故閉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

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項公子言高鮑秋七月

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弱無咎子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牽之弟文子也

盧高氏邑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

湏吉句音渠亦施氏家臣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湏

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

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

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

能衛其足杜註葵傾葉向日以庇其根言齊居亂不能危行言孫○齊侯使

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國佐從

諸侯圍鄭十月間鄭見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

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十

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勝國佐子待命于清齊欲討國

佐故留其子待命于

清清在陽平樂縣

成子成○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弋殺

國佐于內宮之朝士為士官也華免世譜齊大夫內宮夫人宮也師逃于

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

叛故也棄伐鄭之命專殺慶邑叛故書國討使清人殺國勝國弱

來奔弱佐之勝弟王湫奔萊佐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

寇封佐皆既齊侯友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

祀

庚寅襄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萊六賂夙沙衛

二年

齊寺人

以索馬牛皆百匹

索所白反謂簡擇好者

齊師乃還君

于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甲午襄六年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

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

于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徧萊至

五年四月復托治城因遂圍萊弱城東陽見魯

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堦

山也堦城上女牆也其土山圍萊城高迫近堦

及杞桓公卒之月

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

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齊萊正輿子萊大夫棠棠別邑北海即墨縣有棠鄉

丁未入萊

萊共公浮柔奔棠

浮柔共公名也

正輿子王湫奔高

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字即桓子文子之

子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郕。遷萊于郕，於郕國

高厚、崔杼定其田。高厚，高固之子

壬寅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王，靈王。定公，劉夏。將昏于齊，故命之。

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

胙。太師以表東海。守社稷曰胙。言齊世守佐王職以為法於諸侯。王室之

不壞，繫伯舅是賴。繫，發語聲。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

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乙巳襄十七年齊晏桓子卒。即晏弱。嬰父。晏嬰、慶綰、綰斬。粗三升布也。衰

之為言推也。在膏前因通指服為衰。斬不緝也。以粗布為衰，斬之。宜經帶杖。宜，麻之有

子者其色粗惡黑黧以為首經腰經又以為絞帶也經之為言實也明孝子忠實也故竹枝發服小記直杖竹也以其竹管屨管音奸食鬻謂朝暮一益色黧然故曰直管屨草屨也食鬻米也二十兩曰溢為米一斗十二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古者米一斗十二升九兩二錢居倚廬門外東墻下倚木寢苦草也枕草而枕之此與士喪為廬不塗堅也

禮同惟枕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喪服士與大夫異耳

臣問曰唯卿為大夫賈降殺晏子不斥其失故言之

齊小國唯卿可以當大夫行大夫禮已位卑故也孩禮子男之卿常列國大夫當天子中士列國之卿常天子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大夫成三年傳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大夫成三年傳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下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見魯益晏子雖大夫而正可當士也

丁未襄九年○夏衛獻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

侯環卒

公作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

書穀見境外至此專命不伐喪故書還以善之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靈公

故書

晉欒鮒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鮒欒懷子族文子即林父十八年晉

獻公為會故會諸侯圍齊荀偃將中軍歸卒視不可合欒懷子以為未卒事于齊故復伐之其事見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

顏者魯姓懿母之

姓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太子

兄子之駸聲諡也駸亦

母姓皆言每以別其出也諸子仲子戎子

諸子妾之號猶漢書

號管子所謂中婦諸子是以舊以為姓非

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

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國

長乃常禮今以牙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

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致隙也言光之立數

從諸侯征伐盟會列于諸侯是亦諸侯而以難犯

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

子居東使高厚傳牙以為太子厚固夙沙衛為少

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使微服疾病而立之病說

也加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

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

子牙於句瀆之丘音鈞豆以夙沙衛易已衛傳牙

衛奔高唐以叛齊邑在杭晉士句侵齊及穀齊地聞

喪而還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灋藍

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專從君政廢

立牙故○齊慶封圍高唐克弗克冬十一月

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

備告揖之乃登杜云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

城聞師將傳食杜云傳音會食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齊

大夫在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莊公名光靈公于襄二十一年即位二十五年

戊申襄二十一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杞

侯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杞

伯考小邾子魯盟于澶淵市然反衛地在頃立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以晉不伐喪而感服故喪出盟

已酉襄二十一年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

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還音旋二子齊公族

辛亥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書遂者法其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公穀作雍榆○

齊侯襲晉輕兵掩其不備為襲

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王孫揮為前鋒申驅次前軍名成秩御首伯申鮮虞之傳摯

為右

子言伯為中驅帥傳摯申鮮虞之子傳摯

曹開御戎晏

父戎為右

公開御莊

貳廣

公副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

癸為右

刑公為

啓

左翼

牢成御襄罷

師狼遽疏為

右

衷龍師為啓之

肱

右翼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

右

侯朝為

大殿

後軍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

右燭庸之越駟乘

夏之御寇為大殿

帥一車本三

莊公廢舊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

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

必受其咎

時晉有

君其聞之弗聽陳文子

註陳完

陳完生釋孟夷生釋孟莊
孟莊生文子

見崔武子曰將

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

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

何有言不顯而必弑

之以說晉也

文子退告其人口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

又過之不得其死

君伐盟主而已欲殺君是過君

過君

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

行義過君尚自裁抑不以惡過君顯言

於衆故知必不得其死蓋爲惡無忌人必謀之也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屬及

爲二隊入孟門

晉隘

登大行

山名在河內郡北

張武

軍於熒庭

晉地

戍郛邵

取晉郛邵邑城

封少水

封晉

京觀

以報平陰之役

平陰役在十年見魯

乃還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寔

勝趙萌之子東陽晉之

禮齊大夫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禮也

救盟主故

禮曰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

且音阻莒地

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

莒地

杞殖華還載

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

杞殖即杞梁華音化還音旋即華周皆齊

大夫陰且于之狹道也二子先載甲於此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

邑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莒子黎北公也

曰請有盟華周對

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

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

行成

勝大國益懼故

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則不必弔若免於罪猶

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

室下賤也言若無罪則弔當在室喪位不當在郊外也

壬子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瑒鄭伯簡曹伯武

莒子黎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杞杞伯文小邾子穆子夷

儀公作陳儀本邢地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秉許男

靈伐鄭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

楚子欲朝康王楚子使蘧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見

楚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因記社大蒐使客觀之誇其盛陳文

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戰收歛也

也必致兵之類相報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

疆如楚辭且乞師齊無宇陳文子之子齊大夫辭崔

杼帥師送之遂伐晉介根介相莒邑陽城縣東北計基城是也

齊自與莒平因師出假之言無信也命子夷將以伐齊水不克冬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

鄭諸會夷儀晉侯使張骼輔蹇致楚師求御于鄭音

格蹇音歷又洛皆晉大夫鄭人卜死射大吉公孫

于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不可與等對當卑下之望

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

言國無大小其上下位同已在上位當與之等大

叔曰不然部安無松栢

部蒲口反徐扶苟反婁音樓徐力侯反小阜也松栢

大木也以前小國臣與大國不同

二子在幄坐射大於外既食而

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

廣車兵車也已皆乘乘車

安車也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

衣裝皆其器木裝鼓琴示服

近不告而馳之

射犬恨二子故近楚望不告馳之使

楚獲無備為

皆取胃于橐而胃

橐其衣也入壘皆下搏

人以投收禽挾囚

收禽獲言死者弗待而出射大

又不待二子欲遣楚禽之

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

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

者志入而已

言昔之志入也

今則怯也

今之出也皆笑曰

公孫之亟也

亟數也言昔壯今怯變之數也楚子

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

癸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秋八

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重丘龍友齊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晉不討賊

與之城書同盟以見齊亦與盟同心為惡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

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

魯大夫

崔子將有

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害

欲和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歸齊師卒

無所得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桓公

亦桓公後姊女兄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

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使偃為已娶之

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桓公臣出自桓

齊桓公不可姓皆同武子筮之遇困三兌上之大過

三兌上坎下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風隕妻不可娶也坎為中男夫之象兌為少女妻

物者變而隕落且其繇曰困六三困於石據於莢

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文困於石往不濟也

指九

為地剛內有石義石不可動在上故往不濟

據於疾藜所恃傷也

指九

為疾藜在下故恃傷疾藜布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無所歸也

六三居位與上六無應為不見其妻

故為無所歸繫辭曰非所困而困名

必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崔子曰發也何害

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驟數也史記作

如崔氏為急也

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

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有冠

崔子因是又以其

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

間

說同悅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

史云賈舉

乃

為崔子間公夏五月嘗為且子之役故管子朝于

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

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

出公拊楹而欬撫拍也楹柱也侍人賈舉止衆從者

而入閉門為崔子也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

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

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命謂公命

以振夜警備也言杼疾不能聽命杼夜以近公宮故尤當警備故陪臣代行干其職今杼得淫者

不知有二命故之也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

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那師公孫敖封具譚父襄伊

僕堦皆死

此賈舉乃莊公嬖臣非侍人賈舉也及下八人皆勇力士莊公之嬖者

祝

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於崔氏

祝佗父亦

嬖臣高堂有齊別廟往祭之弁爵弁祭時服也

申駒侍漁者遺謂其宰曰

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

皆死

蒯亦嬖臣侍魚豎取魚之官反子義謂反死君之義也

崔氏殺馘蔑于

平陰

蔑為平陰大夫公外嬖也傳言公所養非國士故死難皆嬖寵也

晏子立于

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

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

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君不徒居民上當主率社稷

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實稷養也臣不徒求祿養當陪養

社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

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

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

入枕尸股而哭之枕去聲以公尸枕已股上興三踊而出興謂既枕

起尸而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

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皆莊公黨叔孫宣伯之在齊

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宣伯即魯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齊驛公

子納僑如之女於靈公選音旋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

封為左相字子家盟國人于大宮齊大廟曰所不與

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

者與有如上帝乃軟

註監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

易其辭因自軟一本崔慶者下有

者下有如如此盟乃矣加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

盟

莒子朝齊遇難未歸故復與景公盟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

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

殺一本作死

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

還問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問立齊邑名嬰之先居此故以爲氏與申鮮虞皆莊公近臣

鮮虞推而下之

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

暱

匿藏也暱親也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

舍止也弇道狹而長者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

枕轡而寢

馬恐失

食馬而食

去聲

駕而行出舟中謂

嬰曰速驅之

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

莊公于北郭

側廕埋之側也于北郭不殯于廟也

丁亥葬諸士孫之

里四嬰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士孫人姓因名里喪禮諸侯六

嬰蹕止行人杜註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疏謂如葬霍光發材官

輕車北軍五校七軍陳至茂陵以榮之是也按檀弓註遣車天子九乘國君七乘大夫五乘謂以載

牲體葬則置之櫛內四隅也齊九乘亦時之借也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

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立三十三年

齊人以莊公說使隰

鉏請成

隰朋曾孫

慶封如師男女以班

班別也係累別以出示其服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宗器鐘磬之屬

自六正

晉三軍六

卿之

五吏

軍卿屬官文職

三十帥

軍卿屬官武職

三軍之大夫百

官之正長

群有司長官

師旅

小將

及處守者皆有賂貨

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惠伯

即五

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景公

名杵臼莊公異弟母襄二十六年即位哀五年卒在位五十八年諡法由義而濟曰

景

乙卯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齊封來聘

齊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

其車美孟孫謂叔孫孟孝伯謂

穆叔

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季封

叔孫曰豹聞之服

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

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鄘風篇名取最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

為○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寡特也偏喪曰寡夫婦通稱娶東

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先夫棠公之子與東

郭偃相崔氏東郭姜之弟也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

請老於崔崔邑名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崔子許之偃與無

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宗廟在必在宗主宗廟主指明成與

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

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指舒敢

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魯結反

盧蒲癸族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君指莊公天或者將棄彼

矣彼實家亂予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

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

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

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弗一作不使圉人駕寺

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一身遂

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

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城

垣也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

俘其家其妻東郭姜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

卷之八

至則無歸矣乃縊

終入其宮不見其妻也

崔明夜辟諸大墓

辟音必屏藏也藏柩尸

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封字子家慶虎之子

丙辰襄二

○冬齊慶封來奔

書名罪之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

舍即子之

則以其

內實遷於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數日

內實寶物妻妾也易

內與嬖易妻妾也

國遷朝焉

國之大夫就蒲氏朝見封

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而反之

孔氏曰莊公黨崔氏以爲賊封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

以已情告而悉反之崔氏死故也

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

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

辨別也

子不辟

宗

皆姜姓出自桓公

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

音。余取所求焉。惡識宗。音短謂止取詩中一章言已有求慶氏不能

復顧禮也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

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後並去聲公膳日雙鷄。公家供卿大夫膳饔人

竊更之以鶩。饔人廚宰也鶩鶩也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

其洎饋。御者進膳於卿大夫之人洎音忌肉汁也欲激怒諸大夫子雅子尾怒

雅公孫寵為樂氏尾公孫慶封告盧蒲嬖以二子盧孫慶為高氏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嬖。

蒲嬖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

歸。父告晏平仲。析歸父字子家平仲晏弱之子皆齊大夫慶氏使與已共謀子尾子

雅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不敢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

北郭子車

名佐齊大夫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

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

桓子即無字文子之子

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道六達謂之莊時慶

氏有木在此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善其不貪貨財

盧蒲癸王何

卜攻慶氏

為莊報讎

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

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

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謂歸慶季下

之

即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

無宇為泣故使之歸

慶

嗣聞之

嗣即子息封之族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

必於嘗

秋祭名

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

息曰亡矢幸而獲在吳越若慶封有幸則陳無宇

濟水而戕舟發梁不欲封歸盧蒲姜謂癸曰盧蒲姜癸之妻慶舍

女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懷

夫子謂慶舍懷剛傲自用也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

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

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

祭之尸慶集為上獻集音緝即繩上獻先獻也盧蒲癸王何執寢

戈慶氏以其甲還公宮廟在公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

為優優俳戲也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

善猶慣也漢書云岸義崩東紆也且觀優至於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欒子高子

無鮑國

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柄

擊扉三捕撈也扉門扇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

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楹動於薨

薨音萌

之屋春也援太廟楹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

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言欲奪陳

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入內宮脫祭服

慶封歸遇告

亂者子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弗克反陳于嶽嶽里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

武子美澤可以鑑光也人展莊叔見之魯大曰車

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沉

祭禮記食必每品各出少許置豆間以祭示有所先也已祭遠散所祭不恭也禮祭錫羹於上錫之

間祭飲於上豆之間是祭食禮各有其處穆子木說使王為之誦茅鴉

工樂師等鳴逸詩篇名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

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昧也朱方吳邑名句音鈞聚其族焉而居

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

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實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旃殲盡也後○崔

氏之亂在襄二喪群公子故鉏在魯鉏公子也叔孫還

在燕還音買在句瀆之丘齊地及慶氏亡皆召

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時殿其鄙六十

弗受

邶殿齊別都
之也邶六十邑與之

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

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

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

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幅說文布帛廣也則

是合兩端持經如帶者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

黜猶放也嫚侮易也利過幅利謂利有幅度也

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

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致還公

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

釋放也放之於

外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武王有亂臣十人

亂治也

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以葬

崔氏亦有同謀十人然後能敗其謀故知必得既崔氏之臣曰

與我其獲璧

與我其獲璧

其我崔氏之大璽

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

更殯之於路寢以其棺

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丁巳襄二十九年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如北郭

故葬北郭

○齊高止出奔北燕

齊之子庶表厚之孫北燕

秋九月齊公孫薑

公孫薑

放其大夫高止於

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葬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
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
叛。豎止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
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會。孫燕良敬仲
也。燕齊偃世本頃子之孫武子偃即燕十一乙卯。
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

乙未襄三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欲以計使帥

師以伐陽州。伐魯地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

嬰以說于我師。歸罪工倭灑消竈孔尅賈寘出奔

莒。四子嬰黨倭出群公子。

壬戌昭二年

齊侯田於菖

言齊東

盧蒲癢見

襄二十八年放之

泣

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

種種短也訓義乃多貌言髮

下者多方見無也

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

之子雅不可曰被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

矣

即前癢告慶封言

九月子雅放盧蒲癢于北燕

恐作亂文遠放

之

○北燕伯欵出奔齊

失地故書名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其退賢用不肖也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

夫比以殺公之外嬖

比相親也

公懼奔齊書曰北燕

伯欵出奔齊罪之也○齊公孫竈卒司馬鮒見晏

子司馬竈曰又喪子雅矣晏子白惜也子旗不免

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陳氏二惠競爽猶可

尾雅皆齊惠公孫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乙丑昭六年○齊侯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平請伐北燕也告盟士句相士

鞅逆諸河句即士文伯與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

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白不入燕有君矣

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

也

寅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杜云燕與齊平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

燕從何知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

李氏云當載此在魯謂魯與齊

平五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燕上之盟耳

癸巳齊侯次于號燕地

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

罪公孫皙曰

齊大夫

受服而退侯震而動可也二月

戊午盟于濡上

濡乃官反杜云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在今易州北鄭

音莫燕人歸燕姬賂以瑾璫玉櫝竿耳

璫玉也櫝匱也竿耳王曾

也距云此器旁有耳故云耳

不克而還

丁巳昭八年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

公孫

子旗欲治其室

也子旗祭施也子雅子

丁丑殺梁嬰

子尾家宰

八月庚戌逐子成

公頃

也子固子工子成子車項公之孫捷皆來奔不書

也也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子高強也其臣曰

子尾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

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

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往子良家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

氏子旗不敢往子良途往桓子家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將服而

逆之去戎服着燕游之服迎子旗請命子旗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

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

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

吾又寵秩之又為之立率以寵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子尾

子雅相好若相攻是棄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叔所以服弘大也周書康誥篇惠順也茂書作勉也服事也書作乃服惟弘大行

傳與義其言不類於理者順之不勉於正者勉此康叔所以師廣大欲桓子惠勉子良為廣大行

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頃公靈公欒氏所事君言其降福於子我尚望子旗惠及已

已昭
十年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非

齊惠欒高氏皆嗜酒欒施子雅子高強信內多怨

信婦人言多怨事彊於陳鮑氏而惡之鮑氏陳公夏有告陳桓

子曰子旗即欒施子良即高強將攻陳鮑氏亦告鮑氏桓

子拔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

授甲矣

桓子授甲往鮑氏在途遇子良醉而馳騁不知其醉以為謀已故遂見鮑國鮑國亦

信人言而

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

將孔本

桓子曰

彼雖不信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

諸

信實也言樂高雖不實攻我聞我授甲以禦之必逐我不如其飲酒未逐我而我之一本無

伐

字今本

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

陳鮑焉往遂伐虎門

路寢門豈虎以明勇猛于守宜也

晏平仲端

委立於虎門之外

端委朝服禮本也

四族召之無所往其

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氏曰庸俞乎然

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

以靈姑鉞率吉

王黑齊大夫靈姑鉞公之族請斷名卜以之率戰吉鉞音平

請斷

三尺焉而用之

不敢與公同故斷之

五月庚辰戰于稷

敗

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杜云齊祀后稷處

又敗諸莊

六達謂國人

追之又敗諸鹿門

齊城門

樂施高強求奔

高強不陳書非卿

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

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

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

長

者謂過其分也言讓乃德之主為美德所以然

之政利不可強思義以裁之為愈也若利過分必爭

其所無爭而能長保其祿位若徒益其利則各得

公而請老于莒

齊邑名

桓子召子山

私具幄幕器用

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

覆張曰怪在上曰幕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

棘里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

夫子

子周本無邑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反子亭三子皆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群公子

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

三子八年子旗所逐子公前作工

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

桓子以已國之邑桓子以已

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

大雅文王篇陳猶敷也載國語註成也按詩作桓哉今以為始也言文王能敷錫天下始能造周

公是以霸

桓公亦用是以伯

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

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穆孟姬公母

辛未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不言于燕

未得國都也陽即唐
燕別邑中山有唐縣

十二年春齊高偃高侯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

也唐衆欲納之

乙亥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地也下邳

有蒲如坂取慮音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

齊侯盟于蒲隧從徐子會齊盟賂以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

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郊莒遠方會盟有

成而還莫之亢也亢禦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

齊侯疾

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詩

雅雨無止篇言周為天下之宗今既衰滅則民無所止定執政大夫皆離居異心莫肯念民之勞肄

詩作勤勞也

已卯昭齊侯疾遂疢齊梁元帝作疾音該兩日一發之雷也疏云疾是小雷疢

是大雷病患積久以小致大非齊也按齊說文蜜也周禮疾醫夏有痺齊疾疢音占熱雷也因齊變

為癰疾亦通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

與裔欬二子齊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

加矣謂過於先君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

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

賓因嚚皆名也公說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日往日也盟在

襄二十七年見楚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

武之家事可對人言竭盡無隱

祝史祭祝陳信不愧

武之祝史皆神辭皆陳實事無虛美可愧

其家事

無虧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

宜天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文襄靈成景

公曰

據與知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禘是

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

無違事

外內家國也上謂在位下謂朝庶民也

其祝史薦信無愧心

矣

信謂言其實事也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若使也其言忠信於鬼

神善庶祀福非孤疾也老壽非昏天也忠不欺信

其適遇於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

欲厭私頗偏也辟邪也違背理也從欲厭私謂放縱其嗜欲厭足其私情高臺深

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斬刈

謂也謂不節其力輸掠也掠奪取也不恤後人暴

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後人指子孫恤後人

等事肆淫也恣意行非不思謗譏思言一本作畏

不憚鬼神此言不神怒民痛無後於心此言不思民史薦

信是言罪也若直言無隱其益生此言不思民史薦

若掩善其過失也數其進退采媚言非

罪則矯誣是進退無辭故別作虛辭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

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

僭慢於鬼神其僭不信也慢欺也祝史獲禍以公曰

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

衡鹿守之衡鹿掌山林官周禮林衡掌平林麓之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也音九荻類蒲柳藪之新蒸

虞候守之冰稀曰藪粗曰新細曰蒸虞海之鹽蜃

祈望守之蜃蛤也疏云海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為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縣鄙之人在野安業從公

家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偪介之關聘禮及竟謁

言異服之人不征稅今齊暴征商貨承嗣大夫彊易其賄世家強易民物布

常無藝藝法制也謂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木

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奪放肆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僭制於外私欲養求不給則應言內外寵以私欲養求於

人必不給則抵以非民人苦疾夫婦皆詛祝齊東界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水也聊攝以東齊西界平原聊城姑尤以西齊東界

其為人也多矣即東門入海其善祝豈能勝億

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於

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公使執之辭曰

通帛曰旂禮孤建旂故以招大夫

諸侯服皮

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常君招嘗往道之
也非物不進

子猶馳而

公曰唯據與我和矣晏子對曰據亦同

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

燁之以薪音燁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

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平而齊一民無爭

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酸假無言時靡有

爭詩商頌烈祖篇和羹五味相濟之羹也戒敬也

味平其心意融子工反社云摠也假大也言摠大

政今較中庸作奏假言作樂以格祖考也無言言

樂和而無可議者時靡有爭言民化之不先王之

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

氣也二體社註舞三類雅頌南風四物東竹東南

南土西金西北石北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七音律五位歲月日星辰之位也三所星與日辰之位

是一所歲之所在是二所月之所在是三所也或云漢書舜欲開七始謂天地人四時即七始之音

八風東北辟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閭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條風又名融

九欬六府三事金木水火土

生事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時幽風狼跋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

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

爽鳩氏始居此地

少昊氏之司寇

季荊因之

荊仕則及虞夏皆侯代居

齊

有逢伯陵因之

逢音龐殷諸侯姜姓又代居齊

蒲姑氏因之

姑蒲

氏殷周問諸侯

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

君所願也

乙酉昭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

史謂出東北當齊公野

齊侯使禳之晏

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誣

音叨疑也與不誣諛字不同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似彗

幕故為除穢象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

德不同以受方國

詩大雅文王篇翼翼恭慎貌昭明聿語辭懷來同那也方國四

方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

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此逸詩言我無所

代夏商惟用亂政之故是以民流散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

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晏子曰

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陳氏史以為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

豆區釜鍾之數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金

一五升其取之公也薄以公量也其施之民也厚以私

公厚歟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

文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詩小雅車牽篇式用也言

雖無大德與汝要有喜悅之心亦當歌舞之

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

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

在上大夫止施於家不得及國

以收民心在下四民止守國法不得遷改以從大夫下文是也

農不移工賈不變

士不濫

工一作商濫泛濫不自守也此言四民各守業申上文民不遷意

官不渎

大夫不收公利

治音叨杜云慢也接漫大貌言在官者各守職不敢過越故大夫不

敢收公家之利此言在上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

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克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此自禮之本體言君令而不違

令命令也君於文以口以發號令傳曰臣臣共而

之求君以出命是也違背也謂背理義不貳共同恭謂恭敬事君無他父慈而教慈愛而教則能

納子於子孝而箴箴謂爭父孝而箴兄愛而友友

也弟敬而順順不夫和而義義則和妻柔而正正

柔非姑慈而從慈惠從則不自專婦聽而婉聽順婉則禮

之善物也行禮而言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

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

是以先王上之上尊尚也

辛亥哀五年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還音族諸之子閏月喪事不數書閏月葬議其變常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燕國女姬姓景公夫人生而子未冠不成人死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諸子內官之號管子所謂中婦諸子是也鬻其族如其姓

也史記作芮姬荼即安孺子

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

君之盛長矣

齒年也長上聲謂年高也

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

二三子間於憂慮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

君

言子問暇於憂虞事則又有疾疾至其可樂日無幾何且及時謀樂何必憂立君蓋景公實欲

立荼設此以沮之也

公疾使國惠子

即國憂

高昭子

即高張偃之子卿之

立荼寘群公子於萊

萊齊東鄙也

秋齊景公卒冬十

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

來奔

皆景公子在萊者

萊人欲之曰景公死乎不與理三

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來也請衆公子奔

將何所往

安孺子

名茶景公妻孺如子安其號也哀六年即位在一

壬子哀六年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二子既從君於齊廢長立少又不能

托孤委君而逃書奔罪其不忠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

茶不書公子逐父命甚國誅不子也繫之齊者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弑茶者陽生朱毛而書乞

者誅其意也茶音徒又舒

齊陳乞

乞無字子當爲齊

偽事高國者

高張國夏立茶欲謀之故偽事之

每朝必駢乘焉

爲高國駢來

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

蹇將棄子之命。

假蹇驕傲也。命欲令也。

皆曰：高國得君，必偏。

我盍去諸。

許言諸大夫欲我高國使出亡。

固將謀子。子阜圖之，圖

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需疑也。

及朝，則曰：彼虎

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許言諸大

夫見已在二子側，欲害已。請從諸大夫之位以安之。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

禍矣。

許言作禍。

恃得而欲謀二子，曰：國之多難，貴寵

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安。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

陳乞鮑牧

鮑國孫。

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

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

莊六達也。

國人追之，國

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

嬰之子

弦施來奔

弦施下書非卿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高國之黨故奔

陳僖子

即陳乞

使召公

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即齊公子鉏居曰魯南郭故云

嘗獻馬於季孫不納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

之出萊門而告之萊門魯門闕止知之先待諸外

闕止即子乘陽生家臣

公子曰事未可知及與壬也處壬也生子

簡公也

戒之遂行

陽生戒止勿洩言與鉏遂行

逮夜至於齊國

人知之

國人雖知而不言陳氏得衆也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子士

僖子之子其母僖子之妾

與饋者皆入

使陽生隨饋食入入公宮

冬十月丁

卯立之將盟

盟諸大夫

鮑子醉而往

即鮑國孫

其臣差車

左傳卷之八

鮑點曰

差所宜及主車之官點其名也

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

于鮑丁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見其故

鮑子曰女忘

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

君若景公孺子即茶

杜云景公嘗啣絕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而效也指乞

悼公稽首曰

陽

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不必亡一大夫

已若

可立不可以鮑氏為若我不必亡一公子

已若

不可立不可以使之出奔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

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

使景公別妾以茶如齊之類邑

去

王甲拘汪說囚王豹于句寶之丘

齊地三子景公嬖臣也茶

黨公使矢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

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器二則迭用君故不匱乏

二多難難有二則彼此多禍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

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因民

憂兵革也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

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

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事皆訪陳子已圖其使小事庶可安其心也

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冢淳

駘齊邑毛恐生變故至駘野外幕舍而殺之受音殊受冢淳地名也

○公羊曰齊陳乞弑其君舍弑而立者不以當國

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諉也

諉詐也

弑君立他人則不繫國於上今陳乞許景公此其立舍欲取國乎陽生因而弑舍故以國氏

為諉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

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

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

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子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

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

之王節而走之魯

拆王與陽生畱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

景公死

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

期而小祥服期者除

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赦之

祭常乞之子其母乞之妻也齊俗婦人晉祭事故不言已之祭而言其妻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也行過無禮謂之化言諸大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以魚薇屈諸大夫也

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

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

囊而至於中雷中室也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然也

驚駭貌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闐丑鳩反陳乞曰

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

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悼公名陽生景公子安孺子兄試孺子自立哀七年即位十年弒在位四年諡法中年早

悼天曰

甲寅哀
八年

○夏齊人取謹及闔闔尺善反在東平○齊

人歸謹及闔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

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闔或譖胡姬於

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秋及齊平九月臧賈如齊泣盟賈如臧會之子齊閻

丘明來泣盟閻丘嬰之子二盟不書肆魯惡且逆季姬以歸娶鮑

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期之公

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路以察之若有之則分

室以行若無之則及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

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櫟音柵

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閭季姬嬖故也

乙卯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八年夏齊

子如吳請師伐魯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

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儆師

伐齊

丙辰哀○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不書

書卒者亦若鄭伯死而書卒○晉趙鞅帥師侵

齊○葬齊悼公

春秋左傳卷之八 哀公十一年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齊地邾郕不書兵屈

吳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

還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

此起兵去秋卜救鄭事不再令龜卜不再龜卜不襲吉襲重

也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轅即犁丘一名陽濟南有

城轅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倣師

伐齊未得志故欲再伐

簡公名壬悼公子哀十一年即位十四年

丁巳年哀○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書吳狄之戰不書公沒公乃所以深敗之

也書國書主是戰者罪其輕敵不恤民也

為郊戰故

春齊為郎故伐魯戰于郊見魯

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

博

齊邑屬泰山

壬申至於贏

齊邑亦屬泰山

中軍從王

吳中軍

胥

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

三子皆吳

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

高張之子偃之孫

宗樓

將下軍

齊大夫

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

書子

占也欲獲死事之功

宗子陽與問丘明相厲也

子陽即宗樓問丘明嬰之

子相勸厲致死

桑掩胥御國子

即國書

公孫夏命其徒欬虞

殞

啓殞將虞之敬也示必死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

即陳逆陳

氏族其舍王

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

也今人共八尺

繩為俘獲其首吳

東郭書曰三戰必

死於此三矣

伐晉戰夷儀伐

使問弦多以琴

六年奔晉問

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

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鼓進金退傳言吳師

甲戌戰

於艾陵

齊地

展如敗高子

吳敗齊

國子敗胥門巢

上軍

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立明

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獲于

將戰吳子呼叔孫

即武叔

曰而事何也

對曰從司馬

從吳司馬所命

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

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即子貢曰州仇奉

甲從君而拜拜受公使大史同歸國子之元元首

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製音尉薦也薦其首以玄纁之

服加於組帛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

下國言天若不識知不衷何以使我下國計其罪而殺之

庚申哀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桓執其君寘于舒州○齊人

弑其君壬于舒州續經

齊簡公之在魯也即壬隨父闕止有寵焉即子及

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即陳桓驟顧諸朝心不安故

數顧之諸御執言於公執為侯御官陳桓子無字曰

生子壘壘生子獻獻生執曰

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人弗聽子我夕陳逆

殺人逢之逆即子行陳氏族也遂執以入執入朝陳

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逆詐疾因

而納酒禦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

陳宗失陳逆懼其為患故反盟初陳豹欲為子我

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公孫齊大夫也已有喪而止既而

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身長而背僂曲望視白望陽也事

君子必得志得君之意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

以告詐恐多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

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

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

盡逐焉

達謂不從子我也

遂告陳氏桓子行曰

即陳

彼得

君弗先必禍子

桓子指

子行舍於公宮

欲謀子我先使子行舍公

官為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世本僖子生昭子莊

簡子齒宣子共夷穆子安廩丘子尚意茲子芒盈

鬼子得與成子常八人二人共乘故四乘尚意茲

芒一作鑿茲子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

幄帳也聽政處

子我在公宮因出迎陳氏

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

成子入交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

公與婦人飲酒于

檀臺成子遷諸寢

成子徙公居正寢

公執戈將擊之

疑其作亂

大史子餘曰

齊大夫

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

于庫

以公怒故

聞公猶怒將出

出

曰何所無君子行抽

劍曰需事之賊也

需疑賊害事

誰非陳宗

言陳宗甚多

所不

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圍與大門

宮中之門曰闔

闔大門公比皆不勝乃出

闔止

陳氏追

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

奔中狹路也

豐丘人執之

以告殺諸郭闕

齊闕名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闕止臣東郭賈

也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邠衆知而

東之

子方矯公命取道中行人車行及邠地衆知矯命遂奪其車棄車東走

出雍門

齊城門

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

有私爲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

東郭晉奔衛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

早從鞅之言不及此陳氏不誅○甲午齊陳恒弑其

君壬子舒州孔立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

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

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

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

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孔子常為大夫時已致

平公名簡公弟田常弑簡公立之哀二十五年

邑在位二

辛酉哀十五年○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經

庚午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

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

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

臧氏氏世勝齊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實如子惠之孫取廩丘

齊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令繕治戰備又進攻之萊章曰齊大夫君

卑政暴往歲克敵去年禽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

矣又焉能進是衛足言也過繆之役將班矣晉師乃

還餽臧石牛大史謝之晉大夫曰以寡君之在行坐

禮不度敢展謝之展陳也

春秋左傳類解齊卷之八終